

# 話談官軍將新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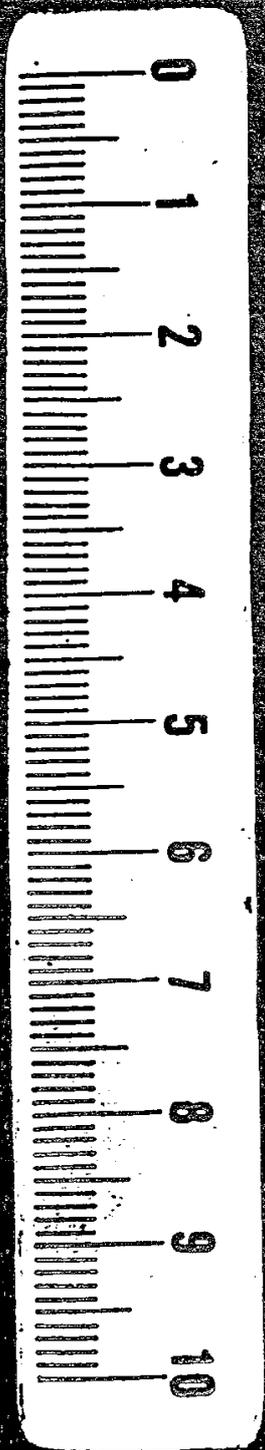
西安中法  
贈



焦平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編印

1947.7.



解放蔣軍軍官的談話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編

1947.6.

№06199

# 解放蔣軍軍官的談話

## 前言

『事實勝於雄辯』，誰在真正爲中國人民作事，和建設真正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國；誰又在剝削壓迫、摧殘中國人民，出賣國家主權，實行少數人的獨裁專制，這並不是靠造謠和欺騙可以解決的，這要看雙方的政策、行動和實踐的結果。

這本小冊子，收集了一些各個戰場被解放的蔣軍軍官所發表的感想和談話，他們是對蔣管區有所了解的，現在又看到了解放區，因此，他們把兩個不同的天地比較之後，便得出了真實的結論。

賣國殘民的蔣介石，是註定了要失敗的，這不僅僅由於蔣介石的統帥部在戰略指導上的錯誤，各戰場指揮官的低能；而更重要的是由於蔣介石賣國殘民的內戰政策，不僅得不到人民的擁護，恰恰相反，全中國人民，都起來反對他，沒有人民擁護的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人民解放軍，其所以能夠勝利，自然也不僅僅是由於戰略指導的正確，有優良的戰術指揮，有高漲的戰鬥士氣，更重要的還是由於人民解放軍真正是爲人民服務的軍隊，因此，也是爲人民所擁護的軍隊。

解放蔣軍軍官們，以他們親身的經歷和體驗，認識了真理在什麼地方，辨別了是非以什麼爲根據，這是可以供給讀者以寶貴的參攷的。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573.07  
137.45  
2

# 解放蔣軍軍官的談話

## 目錄

### 前言

為賣國獨裁者送死，遺臭萬年……………二

李仙洲等反內戰通電……………三

反對蔣賊賣國內戰……………五

張校堂副師長解放以後……………七

『我過去所走的是毀滅的道路』……………九

『一切受排擠的西北軍軍官都會過來的』……………一〇

田從雲旅長語記者……………一一

洗盛楷少將對內戰的感想……………一二

劉廣信旅長談話……………一三

是蔣介石破壞停戰令……………一五



A 212626

『如果我們知道八路軍優待俘虜就自動過來啦』	一七
『我們怎能不被殲滅呢』	一九
『中國弄到這種地步蔣介石本人不能辭其咎』	二一
少校營長胡力奮憤述對祖國感想	二二
裝甲兵團少尉張劍瑩談話	二四
空軍中尉邵可武控訴蔣介石賣國內戰	二五
『得人民擁護者必然勝利』	二七
人民終會勝利的	二八
『失敗原因主要在於失掉民心』	三〇
『共產黨的成功就在於為人民辦事』	三一
蔣軍團長危耀東死了以後	三三
王樹民揭發蔣相滅異己	三五
蔣軍完全處於被動	三六
訪問鄒麟副師長	四一

# 爲賣國獨裁者送死，遺臭萬年

——蘇北罷戰蔣軍軍官二百餘人，

發表反內戰通電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

蘇北宿（遷）流（陽）鹽（城）漣（水）等戰役中獲得解放的蔣軍副師長以下軍官二百六十五人，於四日聯名發表『反內戰宣言』，彼等控訴蔣美勾結進行內戰的禍國罪惡，並報告他們在獲得解放後所受優待情形，他們認爲給賣國獨裁者送死是無謂的犧牲，是遺臭萬年的，號召蔣軍若是已被欺蒙而踏上戰場的，應該趕快覺悟，自動放下武器，脫離內戰漩渦，走向和平大道。同時指出：『這個戰爭對人民是絲毫沒有利益的，希望全國同胞一致起來，反對內戰獨裁者。』

上校副參謀長張秉彝、上校軍務處長李哲仁、中校軍醫主任張立猶、中校營長徐晉坤、丁其加、少校團副朱策、少校參謀楊純齊，廿六師四十一旅上校團長余靜之，八十三師上校團長鍾雄飛、少校團副袁楚俊及六十五師七十四師等部校尉官佐二百六十五名。



# 李仙洲等反內戰通電

二

全國各黨派、各機關團體、學校、各報社以及全國同胞均鑒：

抗戰勝利後，不幸內戰爆發，目睹數百萬應復員之官兵不用于生產，而陳屍原野，無數量寶貴之財力不用于建設，而消耗於戰火，使經濟破產，生靈塗炭，不僅國際地位低落，更將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此誰之過也？蔣先生應本為國民服務之精神，捨身而為衆，不宜有專制獨裁之色彩，勾結美國帝國主義，發動內戰，害己而禍國。且全國人才之任用，國事之策劃與領導，應本國共合作，遵循政協路線精神，故以目前環境，政府當局不能再迷信武力，違反政協決議，一切應尊民意，一切以民主為依歸。夫國家者，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之國家也，政治者，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治理之事也，其主張與爭執均應取決于全國同胞，安可兵連禍結，驅同胞于血海深淵！希特勒、墨索里尼之徒可為殷鑒。此次萊北之戰，因其本質違反民意，致軍心壓戰士氣低落，且在國防部陳總長錯誤之戰略指導下，全軍覆沒勢所必然。仙洲等有見及此，毅然放下武器，退出內戰，今為促進國家和乎民主早日實現，特呼籲和平，發起反內戰運動。蓋今日之中國，只有和平民主方可救國，只有政府軍停止進攻解放軍，方可挽回劫運。故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均有為和平奮鬥之責任，望一致奮起，以消除戰禍，使精誠合作，共向民主邁進，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官李仙洲、七十三軍中將軍長韓濬、七十三軍少將副軍長李琰、七十三軍十五師少將師長楊明、七十三軍十五師少將副師長徐亞雄、七十三軍一九三師少將師長肖重光、整四十六師二七五旅少將旅長甘成城、整四十六師一八八旅少將旅長海競強、整四十六師一七五旅少將副旅長陳炯、整四十六師一七五旅少將政治部主任游靖湘、第二綏靖區少將第三處長陶仲健、七十三軍十五師四十五團上校團長譚述初、整四十六師新十九旅五十六團中校團長夏富先、整四十六師一八八旅五六四團上校團長韋照心、整四十六師一七五旅五二三團上校團長周秉……等同啓

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 華東放下武器蔣軍軍官通電

## 反對蔣賊賣國內戰

——反動派迷信武力，一意孤行，必遭慘敗

(民 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華東戰場歷次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軍高級軍官，反對窮兇極惡之國民黨三中全會，及響應上月李仙洲等反內戰通電，于四月十五日聯名發表通電。

略稱：內戰經年，兵連禍結；今政府非徒悔過無心，抑且變本加厲，竟迫退中共代表，關閉和談之門，進佔延安、臨沂，堅持武力解決。三中全會舊調重彈，對各地民主運動、民變武裝亦復瘋狂鎮壓，似此一意孤行，且自以爲得計。殊不知軍事上顧此失彼，喪師折將，最近魯中萊蕪及東北臨江、松花江諸役，即其明證。延安雖被攻佔，但奪一空城，亦徒自增負擔，決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解放軍日益強大，政府軍被殲危機却與日俱增，尤以出賣國家主權、接受美帝國主義援助，必將身敗名裂，不可收拾。對於國內政治，不求澈底改革，則失民者亡，史有殷鑒。頃讀三月十七日李仙洲先生等聯名通電，堂堂正論，實獲我心。我等願步後塵，特致電聲援。全國人士，羣起響應，以具體行動促使內戰早日停止，和平民主早日實現，則國家前途庶幾有望。迫切陳辭，尙希鑒察。

簽名者有膠濟警備總隊少將參謀長吳在瀛、廿一師新四旅少將副旅長田從雲、六五師一八七旅少將副旅長麥霞沖、廿六師一六九旅上校副旅長丁一、五一師一一四旅上校副旅長王崑、第一快速縱隊八十旅上校團長陳爲公、廿六師一六九旅上校團長劉醒亞、四一旅上校團長余靜之、四四旅上校團長丁復、王景星、五一師卅一旅上校團長李秉鈞、六九師六十旅上校團長楊伯超、九三旅上校團長劉毅軍、劉蘭元、九九旅上校團長季滬、六五師一八七旅上校團長凌育旺、廿一師新七旅上校團長廖萬里、五七師預三旅上校參謀長王範、廿六師四四旅上校參謀宋贊清、五一師上校副參謀長張祉振、一三旅上校參謀長張潤時、六九師上校副參謀長張秉彝、山東保安三師上校參謀長劉雪門、獨立十三

總隊上校參謀長秦文斗、五一師一一四旅政治部上校主任黎孝烈、六九師九九旅政治部上校副主任李昭麟、五七師預三旅政治部上校副主任王鏡堂、六九師師部上校軍需處長李哲仁、五一師一等正軍醫處長王恩普、廿六師上校副官處長王中宇、警備司令部上校軍法處長龍克久、廿六師師部上校秘書主任高人杰、泰甯警備司令部上校秘書主任朱中、六九師上校課長周覺非、二十六師政治部上校課長林堅、五一師師部上校副員崔×生、廿六師師部上校副員關濟民。

## 張校堂副師長解放以後

### （一）告其部屬：蔣介石應負內戰責任

四月三日柳南戰役放下武器之蔣軍八十九師副師長張校堂，於十一日在某地對其同時放下武器之部屬尉級以上之軍官四百餘人講話，他告訴他們要認識真理，明辨是非，來選擇自己要走的路，他以其本身近數日來的認識來對比國共兩黨之不同說：「以前我懷疑共產黨現在就要實行共產主義，和平談判的失敗要由共產黨負責，來到解放區後才知道共產黨是領導人民實行新民主主義，它的所作所為，是真正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尤其是人民解放軍的官兵一致，軍民關係完全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友愛的基礎上，這和國民黨統治地區所看到的完全不同，那裏國家大權被少數特權階級所掌

握，他們所作所爲，完全是違反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因此和平談判的失敗和內戰的責任要由國民黨來負。」他結語說：『假使在放下武器時，一時想不開因而自殺做無謂的犧牲，那才真是不值得呢。』他勉勵大家要解除一切不必要的思想顧慮，認識真理，並爲實現真理而奮鬥。

## (二) 致書李守正：共勉不作蔣介石犧牲品

四月二日通化以北紅石砬子戰役，放下武器之蔣軍八十九師副師長張校堂少將，近在遼東某地過着愉快的學習生活，當其聞悉其原部第二快速縱隊被殲，五千官兵解放之消息甚感快慰。頃委托本社致電晉冀魯豫軍區轉被解放之縱隊長即四十九旅旅長李守正等原電如下：劉伯承將軍請轉李旅長守正兄：近聞貴旅已被解放，此實爲吾長久共患難之官兵無上幸運，弟隨八十九師亦於最近得蒙解放，今後惟有認清革命正道，誓不再作蔣介石個人之犧牲品，此實自勉而與貴旅官兵共勉者也。弟張校堂叩  
四月廿一日。

按張校堂少將原爲四十九師副師長，該師整編爲四十九旅，原師長譚煜麟調任上海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張副師長被編後調現職，張副師長並請劉伯承將軍代爲查尋其原四十九師老部下一二六團團長國志英是否亦於此次戰役中被解放。

(新華社遼東四月二十一日電)

# 「我過去所走的是毀滅的道路」

——訪問蔣軍二一六四團團長雷乃殿

在一間寬敞的房間，會見了放下武器的蔣軍八十八師二六四團團長雷乃殿。他在記者訪問前五分鐘，剛和曾琪、蘭蒿岩等四位團長，從外面洗澡歸來。雷團長換了一身乾淨的美國卡嘰布軍服，用幽默的口吻說：『以往的污穢已經一洗而光。』當記者詢問到解放區後的感想時，他笑了：『能知解放區，是我的幸福。自從日本投降後，我向師長請假有六七次之多，都沒有批准。按理說來，日本投降後，我們軍人應該退役。這次放下武器，到解放區後，才得到機會請了長假。』他接着說：『靠山屯之戰，是我軍士兵對內戰態度一種最實際的測驗，測驗的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都願放下武器。我們每次調到戰場，連我自己也在內，存在一種自我責備心理，我們知道這樣的犧牲，太沒有意義，沒有價值。這次八十七、八十八師的兄弟們，不約而同的集體放下武器，在我們看來，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沉思了一下，回憶着：『我被迫拿槍打共產黨不只是這一次，十年以前，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所謂五次「圍剿」，我都參加了，著名的江西瑞金，福建長汀兩次大戰，都有我在場，但並不出於我的自願。』他低了頭帶着懊喪的心情。記者爲了打破這個靜寂，提出：你怎樣被迫參加內戰的？他那

漲紅的臉上，發出炯炯的目光，顯然，往事的記憶，使他有些激動。『第一次參加打內戰，是民國廿二年，我在軍校八期畢業後，分派到卅六師當排長，那時候卅六師正在江西內戰前線上，我們派去的廿多位同學，知道是打內戰，商議逃跑，跑掉了十幾位，我和其他的七八位，是在半路抓回去的，回到部隊後，還記了一次大過。』他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氣，又接下去：『我和共產黨打仗，歷史也不算短，從江西開始，一直打到東北，十幾年來的事實告訴了我：共產黨軍隊越打越大，士氣越打越旺，羣衆越打越多，地區越打越廣；國民黨軍則越打威信越低，士兵悲觀情緒越濃，地區越打越亂，經濟崩潰的越快，這是我親身所體驗到的。』隨即，他忽然提高嗓子，斬釘截鐵的說：『今天國民黨想憑武力取得勝利是自找絕路，中國問題不是戰爭能解決了的。』他把桌上放的東北日報翻了一下，想起另外一件事，又用平靜的語調告訴記者：『葉劍英委員的參謀長薛子正，是我四川中學時代的同學，我和他是走着兩條不同的道路，他是朝着有發展有前途的路走，我過去所走的是毀滅的道路。』這位表示深刻懺悔的雷團長，把兩隻手揣在自己的衣袋裏，又用細微的聲音重覆一句：『我走錯了路！』

## 王仰雲旅長談西北軍的出路

# 『一切受排擠的西北軍 軍官都會過來的！』

### ——放下武器之王仰雲副旅長談話

本年（一九四六年）八月初孟縣戰役放下武器的卅八師、十七旅（原軍改編）副旅長王仰雲，已於日前安抵太行。

王副旅長精神愉快，他對往訪的記者說：『過去因消息封鎖，對中共一切不了解，早知如此，一切受排擠的西北軍軍官都會過來的。』王副旅長是河北滄縣人，現年四十三歲，早年入伍西北軍，隨馮玉祥將軍奔走多年。

他對馮先生被迫出國尤多感慨。他說：『我們西北軍是最可憐的軍隊，有馮先生在，我們還可以找些事作，現在馮先生出國，西北軍軍官們就更可憐了！』

談到蔣介石排除異己時，他說：『我們原部隊在今年三月至六月就改編了三次，每次都要撤換掌

握實權的西北軍主官，經三次的縮編，我變成管理酬酢的副旅長，而代替我們的是中央軍校與黃埔的人，所有西北軍軍官都成了編餘人員。」

王副旅長旋以興奮的語調說：『現在西北軍有活路了，這邊（指解放區）高總司令樹勳、卅八軍軍長孔從周，都是西北軍的人，當完全了解這邊情形的時候，留在蔣介石那邊的西北軍軍官，都會跑過來的。』

## 田從雲旅長語記者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海安以東李堡戰鬥中，罷戰蔣軍二十一師新七旅副旅長（原廿一軍新七師副師長）田從雲以下軍官多人，頃已安全到達後方某地，記者昨日往訪田氏，對其卅年部隊生活表示不勝感慨。他說：除了參加民國初年的討袁之役和八年抗戰外，大都是無意義的內戰。

按田氏係雲南鳳儀縣人，現年五十四歲，民國六年畢業于雲南講武堂，曾任雲南警備團團長，但大部時間是在川軍中渡過，關於此次參加內戰，田氏稱：『敝部原駐安慶、廣德、宣城一帶，整編尚未就緒，忽奉命調赴江陰，旋又渡江，直達如皋，始知被騙上內戰戰場，到如皋後先則奉命守海安，

築了兩天工事，又奉命至李堡與一零五旅（原一零五師）換防。』至此田氏復憤然稱：『國民黨反動派驅使雜牌軍充當內戰先鋒，意在消滅異己，至爲明顯。抗戰八年未死於對日作戰，却來在內戰中送死，只要稍有天良的人決不願意。』

對於內戰前途，田氏認爲：『打內戰對國民黨是困難很多的，首先國民黨統治區人力已陷於枯竭境地；內地各省壯丁已感缺少，土地普遍荒蕪，僅以新七師駐地而論，本來該地產糧達三百萬石，除供當地民食外，尚有餘糧輸出，但在政府橫徵暴斂之下，目前已無餘糧輸出，其他各區情形更爲嚴重。美國援助蔣介石與日本援助汪精衛性質相同，不會得到任何人同情，不僅中國人民反對，即美國人民亦反對。』他認爲：『共產黨實力不可輕視；因爲國民黨地區內一個人不一定是一份力量。而解放區人民則一個人便有一份力量。內戰打下去對蔣介石沒有好處。』

該旅二十一團一營營副羅聲先、二營營副劉哲民、三營營副王先棟等一致痛訴蔣介石排斥異己，苛待非嫡系部隊的種種事實，同聲憤慨。談到此次全旅放下武器，二營營副劉哲民舉該營爲例稱：『抗戰勝利後，都想退伍回家，誰也不願打內戰，行軍中沿途逃亡甚衆，廿一團二營僅在蘇州到無錫途中，即逃走士兵卅餘人，到江北後，全營病死者廿一人，患病者達九十名之多。當知道新四軍優待反戰官兵時，誰還願意作無謂犧牲呢！』

## 洗盛楷少將對內戰感想

一一一

淮北津浦路之漁溝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軍九十二師副師長洗盛楷少將對記者發表感想。洗氏表示：此次參加無謂之內戰內心極感痛苦，現在已是離開戰場放下武器的老百姓了，倒覺得輕鬆。在此願以國民資格談談個人各種感慨。

從政治協商會議以後，我國本可進行和平建設，但由於國民黨少數人堅持獨裁，企圖做『黨皇帝』統治中國，特別是二陳（陳果夫、陳立夫）二谷（谷正綱、谷正鼎）梁寒操等在國民黨二中全会上企圖推翻政協決議更爲明顯。二中全会以後，個人認爲國家從此多事，內戰必不可免。

本師奉命從無錫輕裝出發，個人屢請退休，奉侍七十八歲老母，均未得准。到宿縣不久，復奉命向東進攻新四軍，至此本師即陷入內戰漩渦。但本人內心極不願參加內戰，此次漁溝戰役中，聽到內戰槍聲一響，我情緒即降到冰點，劉參謀長問我進退如何，我即主張留在陣地，當秩序紊亂時，衛士問我如何處理，我即命令放下武器。本師中大多數官兵，在抗戰中皆堅勇保持『守陣不退』四字。

此次放下武器的主要原因是官兵厭戰，不願作無謂之犧牲。大家在整編時，就紛紛要求退伍，這次才找到了一個回家的機會。至於國內，政治（按：指國民黨統治地區）黑暗腐敗，早爲我所不滿，國民黨從北伐以後，早已失去革命精神，在二陳二谷一班『黨皇帝』聲援下，官僚腐化，貪污成風，

特務如麻，產業殘敗，民不聊生，最近更不惜「賣海關、航權，換得軍事協助，讓美國人到處橫蠻。美貨充斥，已有如戰前日寇侵略中國之勢。

我對於國民黨的前途，早已消極悲觀，認為國民黨當局近十多年來，已放棄了總理的遺教，已不成其為政黨，僅是少數人專橫的集團而已。今天全世界的潮流，都趨向和平民主，決不容一黨專政，更不容打內戰消耗國力。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只是自殺自潰政策，從經濟財政人力動員上說，國民黨統治地區，已至財枯糧竭，兵疲民困之境，不能長期支持內戰。反觀解放區發動民衆。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軍民團結一致，加緊建設生產，這種力量是任何武器也消滅不了的。

我主張立即成立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共商國事，我相信如果有了由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代表組織的聯合政府，中國就不致再打內戰。現在我希望全國愛國軍民一致團結起來，迅速制止少數人殘殺大多數人民的慘劇。

## 劉廣信旅長談話

郵城之戰放下武器之蔣軍一一九旅劉廣信旅長（原師長），於十一月（一九四六年）五日抵達軍區駐地，記者往訪時，他止在一間寬敞的房子裏伏案讀報。

劉旅長身體魁梧健壯，着淺灰色新軍服，戴青棉帽。原來他戴一頂鑲着金邊的美國式平頂軍帽，

在來此途中渡過一條小河時，他從馬上狠狠地把它拋到水裏，叫戰士再不要拾起那頂『亡國奴帽子』。

雖然是初次見面，但談話毫無拘束，很像久別重逢的老友一樣，急快地促膝談心，他毫不掩蓋的敘述在戰場上剛放下武器的時候，他只承認是個少尉副官，後來看到八路軍指戰員都很有禮貌，在生活上照顧也很週到，每飯都是豐裕的白麵、肉菜，內心很受感動，覺得以前外邊所傳被八路軍捉住的如何如何，才知道都是謠言，這才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並表示願意去解放區參觀。

劉旅長現年卅九歲，安徽太和縣人，民國十四年他十七歲時在北平劉汝明部當兵，廿年來他由一個士兵遂級升為師長，整編後任一一九旅旅長。他曾參加過大革命時的東征與抗戰。對蔣介石歷來消滅雜牌政策表示憤恨，他說『馮玉祥先生創造的西北軍，是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的，不論大革命時代或是八年抗日戰爭，對國家民族有很大的功勳，但蔣介石對有功國家民族的部隊不是獎賞，而是收買、分化、吞併、改編、摧殘和消滅，這次整編尤為厲害，也許就是這支軍隊曾經愛國抗日的緣故罷！』

他說到抗戰：『在抗戰初期擁有卅九個團，現在剩下的還不到六分之一。』劉旅長竟以幽默的口吻說：『這次整編，雜牌軍官都『升』了，米文和連『升』兩級，由軍長升為旅長，我自己是由師長『升』為旅長的，這就是我們西北軍的下場。』

劉旅長認為八路軍與西北軍都是雜牌，不過八路軍受到蔣介石的無理壓迫就鬥爭，而西北軍却是

束手待斃，劉旅長出身於貧苦農民，幼年時貧苦到求乞的地步，他對解放區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頗表好感。他說：『我自己是個國民黨員，但十分清楚國民黨雖然每禮拜一在紀念週上像和尚誦經一樣的恭讀總理遺囑，但十九年來，他們沒有實行過一條三民主義，國民黨是光說不作；共產黨却是說作就作。目前中國這個不合理的社會遲早必須改革。』

他讀了高樹勳、孔從周將軍等主張民主和平跟八路軍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內戰賣國獨裁的宣言，認為這是『為雜牌軍隊開闢一條光明的大道。先前我還惋惜目前中國沒有一個振臂一呼提倡打倒袁世凱的蔡鏐先生，現在我了解了共產黨就是今日之蔡先生。我這次罷戰得來解放區參觀學習些民主獨立富強與建立聯合政府大道理，實一天快事。』

談到鄆城之戰，劉旅長說：『貴軍勇敢作戰，指揮員機動莫測。』談至此，劉旅長對八路軍作戰益增感佩，繼稱：『我痛心的不只是全軍的覆沒，而更是今天中國爲什麼還有這樣自相殘殺的慘局面。』

## 是蔣介石破壞停戰令

——李正誼段培德將軍談話

在一間四壁雕刻着美麗圖案的房子裏，記者第二次會見了放下武器的二十五師師長李正誼，副師

長段培德兩將軍。

到底是誰破壞了政協以後東北的各次停戰令呢？兩位師長告訴記者這個事實：

『二十五師僅只接到三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七號兩次停戰令，九月二十三日的停戰令是到了解放區後才知道的，我們十月初接到向寬甸進攻的命令，十月十九號由本溪開拔，並佔領賽馬集、城廠。』李師長頗爲幽默的說：『如果執行了第三次停戰令，二十五師還不至於放下武器哩。』段副師長補充說：『第一次停戰令時，二十五師駐撫順；第二次停戰令時駐本溪、牛心台、小市；第三次停戰令時，準備好了進攻寬甸，那知距寬甸尚有百里之遙，即全師被殲。』

事實告訴我們，幾次停戰令的結果，就是蔣軍向解放區進犯不已，是誰破壞停戰令的？還不明白嗎？

李師長並指出：『當第一次停戰令傳到二十五師時，官兵都很歡喜，以爲從此就和平了，不請長假也可退役了；但各次停戰令後，仗反打的更大了，現在官兵對停戰令均失去興趣。』由此可見蔣介石的欺騙手法，在國民黨軍隊中也遭到可恥結果。二位師長也談到他們的部隊被美國軍艦運來東北的經過，他們指出美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野心。這正是曾經掌握美式武器的將軍們，用親身經歷來提高全民族的警惕。時針已指着三點，兩位師長就要進晚餐，記者欣然告辭。

『如果我們知道八路軍優待俘虜，

就自動過來啦』

——訪二十五師李、段二師長

放下武器的蔣軍廿五師全部高級將官，在正副師長李正誼、段培德率領下，於廿四日晚安抵哈市，廿五日午後二時，各報記者前往訪問，李段二師長欣然與記者接談。當時曾三度準備自殺的李師長，經過一月餘解放區的生活，他總的印象是『民衆有組織、軍隊守紀律、軍民打成一片，地方官吏和人民不分。』他說：『你們的一個戰士都能和我講道理，使我很受感動。』當談到放下武器的二十五師官兵應走那條路時，他肯定的指出：『要爲人民服務，走光明路！』

李師長首先分析二十五師被殲原因：『除戰略基本錯誤外，第一、官兵厭戰，其次東北新兵多，常說『八路挺好！』打的勁不大，第三、營口之戰放回的戰俘，首先動搖了。最主要的是從下至上都打糊塗仗，而八路軍每一戰士都有思想，有主義，都知道打仗爲啥。』至此，一記者插問：『李師長帶這樣的兵有何勝利把握？』他翻開兩手幽默的說：『叫爹叫娘也沒有辦法，所以都跑到這邊來』

啦！』引的全屋大笑不止。

其次，李師長對東北蔣軍困難作詳細的分析說：『愈戰下去，兵力愈分散，力量愈不足，佔了城市，城外就是八路軍，層層包圍。按目前情況，蔣軍保持既佔有的城市都感困難，官兵厭戰。』段副師長說：『那邊不知道八路軍優待俘虜，要知道師長都不殺，每餐還吃幾樣菜，就自動做俘虜啦。現在真需要第二個「五四」運動，使每個人都明白八路軍的政策，內戰就打不起來啦。』

談到對解放區的觀感，李師長稱之曰『留學』，否則『將不知道中國那塊光明，那塊黑暗。親見這邊人民無負擔，共產黨確實實行「耕者有其田」，路經各解放區和許多縣長會談，知道他們沒薪金，吃穿和人民一樣，真是一心爲人民服務的父母官！軍隊自己守紀律，有一次一個士兵去老鄉家買豆油，家裏沒人就不進去，我非常感動。』段副師長說：『以前只聽說共產黨殺人放火，捉了俘虜活埋，事實勝於雄辯。證明都是造謠！』李師長並以在雲南目睹老百姓受苦的情形作對照，深信中共的政策博得廣大人民的擁護。

最後李師長他個人再三聲明：不再做內戰工具。他並說出很有趣的一段插曲說：此次被俘的王副官，他的兒子和姪子都是八路軍，這回一家團了圓。砲兵團劉團長是段副師長的老同學，此次在戰場會面，對段副師長說：幾次捎信要你到八路軍這邊來，都沒有可到，這回砲送了信，我們可會面了。

# 「我們怎能不被殲滅呢！」

## 訪周毓英中將

夕陽西下，我踏着冰凍的小路去訪問放下武器的蔣軍五十二師師長周毓英中將。周毓英師長軍服外罩着銀灰色的皮大衣，穿一雙棕紫色的皮鞋。他今年五十一歲了，在軍帽下露出花白的頭髮，談風頗健。從他的廿八年戎馬生活，講到他故鄉山東諸城的風俗人情，講到他在保定軍官學校六期與薛岳同窗的學歷，一直講到西安事變中東北軍對團結抗日貢獻，五十一師抗戰功績，以張學良和于學忠二位將軍的遭遇。話題的中心最後集中到雜牌軍在蔣介石部隊中的必然的悲慘下場，這是周師長十幾年來親身經驗到的。周氏透露對記特務大批鑽進五十一師（原軍），明目張胆，爲所欲爲，他們對五十一師官兵進行一連串的收買、麻醉、分化、瓦解、打擊等手段，下級軍官逐漸換上了蔣介石軍校畢業學生。該師黃埔系特務頭子師政治部主任張希堯時時監視原來東北軍的軍官。周說：「張希堯那些人惹不得，弄得不好，他向上級打一個報告，我們便倒霉。那邊現在做事最吃得開的是黃埔系，我們五十一師師長都沒有黃埔資格，都是「黑官」（不走時運的意思），時時担着被換掉，我們簡直沒法動彈一點，四九師王鐵漢就是一個例子，他讓黃埔軍官進來，四九師便「中央化」了，王就做不得主

了！

『我們作戰好幾年，日本投降後，五十一師沒有受降權，讓從雲南貴州開來的「中央軍」受降，偽軍吳化文也變成「國軍」了，這些最使我們傷心。我們有一部份槍械還是「九一八」事變時帶進關內來的，十幾年來沒添過新武器，有些機槍老了，子彈可以從槍口裝進去。還有不少壞的步槍。我們屢次呈請給以裝備，「國防部」却屢次批「庫無存品，礙難照准」幾個字。其實何嘗如此。上海一個軍火庫失火，不知燒掉了多少槍砲彈藥！』他平一平氣補充說：『五十一師直到最近駐棗莊後，才發給每連一門六〇小砲，這比起嫡系七四師相差太遠了。』

『廿六師和快速縱隊被殲後，我們雖裝備差，兵員少，明知打不贏，但是上方一次又一次地嚴令我們「堅守待援」，我們只好堅守，如果退出棗莊，我們便要撤職殺頭。』

『我們佔領很多地方都要兵馬守，因此兵力分散。而指揮上又非常壞，我們對魯南作戰的全盤計劃，上方不告訴我們，只知執行命令。五十一師連部署一個連的位置，都是徐州綏靖公署給我們指定的，我們決不能變動。例如綏靖公署要一一四旅旅長李步清帶一個營守嶧縣城，歸馬勵武指揮，而馬又從來不與我聯系，綏署要一一三旅旅長李玉堂派兩個營守韓村，一個營守郭里集。更笑話的是綏署指定一個連守韓村西南之陽莊，戰鬥開始前，我要集中火力，綏署不允許，你看我們怎能不被殲滅呢？』

# 『中國弄到這種地步，

## 蔣介石本人不能辭其咎』

——會見馬勵武師長

當記者走進放下武器的前將軍廿六師師長馬勵武中將的住室時，他正安靜的坐在一張大椅上，室中熊熊爐火的光燄，照在他的安適的臉上。

他劈頭第一句就向記者詢問關於最近的戰況，然後像有許多回憶似的說：『這邊報上登的勝利消息都是確實的。』雖則他進入解放區祇有幾天，但農民分得土地後，經濟上昇，生活愉快的情形，已給了他強烈的印象。他很肯定的說：『中共實行土地改革的結果，農民生活確實得到改善了，絕非如外間所傳之荒謬。』馬先生陝西華縣人，今年四十三歲，黃埔一期畢業生，從軍廿餘載，日本投降後在蔣介石命令下，參加反人民的內戰，身為蔣軍進攻魯南臨沂的前綫最高指揮官。據他說：國民黨內部因為三陳（陳誠、陳立夫、陳果夫）的把持，他雖屬嫡系也鬱鬱不得志。他一再向記者說明：『本人是軍人，不懂政治，也不願談政治。但在不談中也不能不承認，解放區軍民正在進行的自衛戰爭，是一種反獨裁，反殖民地化的正義戰爭。中國弄到這種地步，蔣介石本人不能辭其咎。』這是馬先生

對時局概括的看法。十九日陳毅將軍曾在某地接見他，回來後他對解放區軍民之寬宏大量，特別是陳將軍之熱情關懷，非常感動，他說：『我不知道貴軍如此，如果早給我一封信，本人便過來了。』

## 少校營長胡力奮憤述對祖國感想

十月（一九四六年）漣水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軍七十四師五十七旅二二一團二營少校營長胡力奮，在後方招待所裏療養，頃以一個青年華僑的立場，向新華社記者悲憤陳述。他說：

我是一個南洋華僑，馬來亞霹靂州有我已僑居二年的家。抗戰開始，二十六年冬我們八十三個青年華僑在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指導下，回到祖國，入廣西軍校準備獻身於抗戰。當時華僑中的技術工人也一批批回祖國服務，我的叔父是一個十九路軍的退伍軍人，他也曾帶領過一大批技工回國。抗戰結束後，我却被囚在牢籠一般的軍隊裏，此次進攻漣水，要不是新四軍救了我，說不定我早已作冤死鬼了。

祖國發生了內戰，僑胞們大為失望，對於內戰的發動者蔣介石政府尤同表厭惡，在我離南京前，曾接到我弟弟從南洋來信，他向我提出了兩個疑題：（一）抗戰以前我們華僑固然被白種人所輕視，但尚能與有色人種的土人平等相處，可是勝利以後，中國列為四強之一，反而今天連土人也看不起我

們了。這是爲的甚麼？（二）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人自己不能解決嗎？爲什麼要請美國人來處理，我看了慚愧得流淚，我要高呼『救救僑胞』。

僑胞對蔣政府是恨透了！昆明、上海、南京等地的華僑支會，在陳嘉庚先生領導下，已陸續離開了祖國。南洋僑胞們對蔣軍也不再發動什麼募捐和慰勞，並已決定拒派代表出席傀儡式的『國大』，陳嘉庚先生說的對：『蔣介石獨裁的政府，是始終要垮台的。』

內戰的責任完全要由蔣介石來負，我們都是純潔的青年，抗戰期中爲祖國流血流汗，滿以爲替祖國爭了氣，勝利了，可以回南洋去，想不到現在被迫打內戰，連我的家屬也打掉了。對我的未婚妻，我一直也不敢告訴她是打內戰去了，先說是在徐州駐防，後來又說移防大廟、大許（按均位徐州東隴海路上之車站），一騙再騙而婚期亦由中秋改至國慶，再由國慶改至元旦，唉！我爲什麼要弄到這步田地，還不是內戰罪魁蔣介石所賜予的嗎？

現在我深感解放區的土地政策是中共最大的成功，而新四軍官兵平等，上下級感情融洽，士兵政治認識高，對俘虜的優待等等都是成功之點，尤其是軍民合作和民衆組織，在戰爭中真正作到了空室清野，這是蔣軍無法克服的困難。新四軍的紀律好，我很佩服，當我們進駐新四軍剛撤離的防地時，見老百姓果園中滿樹果子，清香撲鼻，足見新四軍對群衆秋毫無犯，可是我駐留不到幾天，滿園果子即全被摘光。最後我覺得這裏值得我學習的東西真是太多了，我希望首先能在戰略戰術方面研究一

番，將來回南洋時，爲二百萬華僑的解放事業作些工作。

## 裝甲兵團少尉張劍螢談話

在蘭封戰鬥中放下武器之國民黨軍政部裝甲兵團教導縱隊二團一營張劍螢少尉等，已於八月（一九四六年）二十四日駕駛坦克，到達解放區某地。張少尉左肩受傷，精神仍極煥發。

他以嚴正態度向記者表示：他要以一個中國人的資格，向世界控訴蔣介石的賣國內戰罪行。

他說：『在作戰最艱苦的時候，蔣介石把十六個裝甲兵連，分佈在北起綏遠西至甘肅酒泉，南達西安東至鄭州的馬蹄形包圍綫上與日寇互相呼應，包圍封鎖陝甘寧邊區，並割裂各解放區的聯系。』

張少尉很激憤地說：他於廿七年夏季曾駕駛這輛『五六九』號的巨型坦克，在蘭封和日寇土肥原打過一次，那時很想爲國家出一番力氣，但却被蔣介石調到河西去，包圍解放區了。日本投降後，但沒有機會去解除日寇的武裝，相反的却被迫和敵人配合進攻抗戰有功的八路軍、新四軍。

談到此次起義，張少尉說：『當十日晚開始戰鬥時，彈已裝在彈架子上，可是我却失去當年打土肥原時的勇氣，這時在劇烈的砲火下，彈架上一顆彈被打着了，兩個排長因負傷過重而死去，張少尉的左臂也在這時被彈片擊傷，爲算紀念他多年老友的無謂犧牲和結束自己悲慘的遭遇，張少尉便下定

決心讓這輛『五六九』號巨型坦克靜靜的騎在那裏，等待着八路軍的到來。解放的時刻到來了，張少尉從坦克中跳出來，把手槍交給來到車前的八路軍，包裹好傷口又重新坐上他的坦克。這時候有一股新的力量使他開足馬力，向八路軍防地奔馳。

張少尉說：『使我完全忘掉了傷痛，輕鬆愉快的開足了馬力向解放區前進。』途中他和他同來的伙伴們，曾遭到國民黨飛機和蔣偽軍的追擊，但他們終於衝出了重圍，勝利的抵達了民主自由的解放區。

張少尉很直率的說：『我現在一定決心要憑着自己的良心，為爭取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事業盡最大努力，如果蔣介石還要繼續打內戰，我要給他一個迎頭痛擊。』

張少尉並再三號召仍留在蔣軍中為蔣介石驅使作內戰炮灰的同學們和朋友們，不要再為蔣介石賣國內戰作無謂犧牲，把坦克勇敢的開到解放區來。

## 空軍中尉邵可武控訴蔣介石賣國內戰

記者頃走訪九月（一九四六年）廿六日襲擾烟台被擊落蔣機中獲救之中尉駕駛員邵可武（國民黨員）氏。他首先說：『在外邊看國民黨報紙宣傳，聽長官們訓話都說八路軍虐殺俘虜，我剛被救出時

心想一定完了，誰知道這樣受優待。」他對解放區軍民關係融洽，戰士們精神飽滿，生活優裕表示驚異。他說：『這是國民黨統治地區所見不到的。』

尤其使他感覺興趣的是昨天八路軍某參謀長和他談話時的態度，他說：『要不是有人介紹我簡直猜不出他是個參謀長，如果在國民黨那邊這樣一個參謀長那威風還了得嗎？』

他感慨地說：『說句老實話，我們駕駛員對打內戰誰也不感覺興趣，拿着美國武器來屠殺自己的同胞，誰心能忍嗎？』

關於蔣介石勾結美國反動派出賣中國主權，他說：『國民黨統治區的老百姓也都看得明白，只是敢怒不敢言。現在上海南京很多民族工商業都被美貨的傾銷衝倒了，美貨完全操縱了中國市場，加之匯率提高，今後物價都隨美金漲落，國民經濟命脈也就完全被美國掌握了。』

談到美軍在京滬侮辱良家婦女，汽車任意撞斃行人的暴行時邵氏說：『這簡直是抗戰前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

飛行員馬啓匿說：

## 『得人民擁護者必然勝利』

在蘇中前綫軍部中，記者會見了一位被俘的蔣機飛行員馬啓匿氏，他廿二歲，北平人，去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初赴美受空軍訓練，今年四月返國，編入中國空軍第五大隊二十六中隊任少尉飛行員。

八月廿三日中午他掩護蔣軍在如（皋）黃（橋）公路突圍，機身中彈，跳傘降落，爲磨頭鎮（如皋南廿五里）民兵捕獲。

經過介紹後，記者問他對內戰感想，他說：『我從來不贊成打內戰，在南京所聽到的與在此地所看到的完全兩樣，我實在痛恨過去對共產黨新四軍的錯誤認識，根本不知道今天所參加的是反對人民的內戰。』

他又提高嗓子說：『我是完全被蒙蔽了，當時南京方面對「接收」蘇北揚言三星期就可以解決問題，說中央軍兵多，武器優良，又有空軍配合。其實在南京可以飛的戰鬥機並不多。』

他回溯在磨頭鎮上空，跳傘被民兵繳槍情形，感慨的說：『我投入解放區後，我深刻認識到一個基本問題：誰博得人民的擁護，誰就有勝利的保證。』

# 人民終會勝利的

## ——回鄉軍官臨別談話

由民主聯軍歡送回鄉的十位在東北內戰前線放下武器的國民黨軍官，於本年二月一日在哈市各界歡送大會及宴會上發表談話摘錄如下：

(一) 廿五師中校副團長孫祖來說：『今天我已經認識了誰是革命的，誰又是反革命的真理。』接着他列舉了親眼所見到在民主政府領導下哈爾濱各工廠的工友們，自動、自覺、緊張、愉快的工作，在國民黨區是看不到的。他說：『雖然我們離開解放區，回到蔣管區去，但我們願去啓發與組織那些有血氣、有正義的人，使他們行動起來，與反革命的蔣介石集團搏鬥！』

(二) 八十八師少校營長謝亮基說：『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改善，社會秩序安寧，各種建設的成績，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雖然離開解放區，但在精神上永遠是與解放區的人民一致的。』

(三) 廿五師少校砲兵營長傅寶山，認為解放區之土地改革，是安定社會，解決民生的基本政策，他說：『國民黨爲什麼打敗仗？兵是徵的、抓的、傷了無人管，死了該倒霉，家屬無人照顧，誰還願爲他們少數人拚命？』

(四) 廿五師少校營長曾紀嶽說：『爲什麼在同一個國家裏，有的地方（解放區）軍民團結，社會安寧，生產增強，是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而另一地區（蔣管區）人民就沉入苦海呢？這是因爲：一個是給少數人謀福，一個則是替衆人謀福！』

(五) 廿五師少校團附賈乃隆與八十八師上尉指導員胡海鳴都表示：『要回到蔣管區去一定站到人民方面，向專制獨裁做鬥爭。將來在解放區人民反法西斯勝利的大會上與大家再會，互相握手！』

(七) 廿五師中校副官主任王鳳崗說：『我認清了共產黨主義，是光明正大的；爲人民的主義，不是替那一個人服務的！』

(八) 廿五師上尉副官長徐偉說：『我願把解放區所見所聞一一介紹給國民黨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相信他們一定能與我們站在一起的！』

(九) 廿五師少校通訊連長劉正源說：『國民黨夢想單靠美國武器征服一切，他忘掉了痛苦的士兵的厭戰，及廣大民衆的反戰，因此就必自取滅亡。』

(十) 廿五師少校附員劉益道說：『在哈爾濱，看到了發電廠的工友們，努力工作破除國民黨製造的黑暗，使全市大放光明！人民終會勝利的！』

# 『失敗原因主要在於失掉民心』

## ——訪問一〇四旅正副旅長

十一月廿六日，記者於前綫某地訪晤濮（陽）滑（縣）戰役放下武器之蔣軍一〇四旅旅長楊顯明，副旅長李克源。

楊爲四川邛崃縣人，五十二歲，陸軍大學及峨嵋軍校畢業生。李爲四川蒲江人，係故川軍三六集團軍李家鈺總司令之親姪。兩氏談鋒甚健，記者往訪時，李副旅長說：『現在川軍實際上已成釜底遊魂，蔣介石今天利用川軍打內戰，同時藉此削弱川軍力量，一旦力量消耗盡了，不是遣散，便是強命退役，這就是我們的前途。』

談及此次孤軍深入解放區時，楊旅長說：『上峯給我們的任務是佔領滑縣上官、留固等村後，配合道口一二四旅等直取濼陽，所採取的是『穩紮穩打，步步爲營』的『守點』戰術。按軍事要求來說：『守點』必須有強大兵力和後備火力，但我們既無足夠的大砲等重武器，又無後備兵力。這次戰鬥開始前，我以爲留固村的隊伍也應撤到上官村，加強守備；但是上峯不准，致使兵力分散，後備空虛。剛一接觸，整個搜索排全被八路軍俘虜了，後來八路軍已到跟前，步哨仍以爲『搜索排回來了』，

待發覺時，已經遲了。我們真沒有想到八路軍有這樣多的重武器，一開始大砲就響個不停，單說我們前面的一座樓就中了十五處砲彈，機關槍的火力特別猛烈，從開始至結尾，一直沒有鬆過。而八路軍英勇頑強的精神，更是我當兵廿多年所沒有見過的。

十九號那天，村東北鹿被打開一個缺口，我們用兩個連沒有堵住，真是中國第一流的軍隊。

廿號在上官村巷戰半天，一二四旅還來不及增援，八路軍戰士已爬上房頂，叫繳槍，我們看到沒有希望，便放下了武器。」

李克源副旅長緊接着說：『這次失敗原因，主要的在於失掉民心，我們突圍的官兵都被老百姓捉回，一個也沒有跑掉。』

二氏最後表示：這次放下武器脫離內戰漩渦，站到人民方面來，是他們生平一大幸事。

## 『共產黨的成功就在於爲人民辦事』

### ——華中放下武器將軍軍官團談話

在華中各戰役放下武器之蔣軍軍官團所組成之農村參觀隊已返回駐地，召開座談會，交換參觀印象。

原蔣軍整編六十五師一八七旅副營長張兆倫說：『我過去總認爲土地改革把土地一畝一畝分開來會妨礙生產發展，經過這次參觀後才覺得這是解決三民主義中的民生問題的必要步驟。』

整編四十九師廿六旅少校團附李宏毅說：『過去我對「反共就是反人民」這句話不了解，經過這次參觀後才感到人民與共產黨分不開，共產黨的成功就在於爲人民辦事。』他興奮的敘述了他訪問過的李寅莊土地改革情形後說：『像這種農民翻了身的地主，就是中共想讓也沒法讓，因爲農民會自己起來幹。』

整編廿一師新七旅副旅長田從雲過去對解放區報紙登載的送子參軍不相信，他這次訪問了軍屬模範李玉學後連說：『都是事實，都是事實。』

交警營附劉保新過去覺得中共的政策是好，但懷疑是否能貫徹下層，這次他參觀了幾個工廠，看見不但有大量私人股金並有工人大量入股後：他不勝感慨地說：『蔣管區民營工廠還在大批倒閉，解放區民主政府却在積極扶植私人資本的發展。』

# 蔣軍團長危耀東死了以後

——記其胞弟危瑞燕連長的談話

三月十一日，在燕山屯西南的韓家粉房，我軍俘虜了七十一軍八十七師二六〇團輸送連連長危瑞燕。他並沒有和我軍打什麼，很快的就放下了武器。在他到我軍後的第七天，他就寫了一個報告，裏面說道：『……俘囚不能即時將兄靈運回，心中惴惴不安。貴軍於拉法戰役，將兄屍體送歸原部，俘已受恩莫大，此次被解放，又受如此優待，實有慚色。貴官若以愛子之心愛人，立即義釋，使俘安送兄屍返里，將來決不忘貴軍之寬懷，尤更當激發天良，決不再替蔣介石個人利益奮鬥，而做有碍貴軍之反動工作，辜負貴軍之宏恩。人恆有理智，又安能恩以惡報乎？貴黨以革命之真理，不惜犧牲與艱苦，而為整個人民鬥爭，我輩有知青年，莫不洞悉，揚，暗祈貴黨早日成功，人民方可重見天日矣。……』

原來，這位危瑞燕連長和我軍是有過這樣一段的歷史關係的。去年六月拉法之戰，我軍消滅了八十八師二六三團的兩個營。當時指揮二六三團作戰的團長危耀東，正是危瑞燕的胞兄。他在兩個營被殲之後，自己負了傷，他不明我軍的俘虜政策，以為早晚不免一死，就舉槍自殺了。他實在死得冤枉。

他不如他的弟弟聰明，如果他那時放下武器，他的生命在我軍保護和治療之下，是完全有保障的。但即使在他死了以後，我軍仍然待之以禮，用很好的棺木載着他的屍體，送回七十一軍去。

『那時我是在上海七十一軍的後方留守。』——當我訪問危瑞燕的時候，他告訴我——『一聽到我的哥哥犧牲的消息，我就到東北來。我到了長春。這時候我才知道，你們把我哥哥的屍首送回七十一軍以後，軍部很草率的把我的哥哥掩埋了，像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一樣。而且他們把我哥哥剩下的財物統統沒收了。我見了軍長陳明仁，我說要把我哥哥的屍首運回我的家鄉埋葬，他說：『就葬在這裏吧！我向上級請示，請他們撥款給你哥哥修一個很好的墳墓，鋼骨水泥的。』我說：『這樣也好。』可是報告上去以後，上級批下來，說什麼善後總部（名字我也記得不完全了）還未成立，等成立後才能酌情辦理。我很生氣。我想：我的哥哥是個團長，總算爲你們犧牲了，你們這樣對待他嗎？於是我又要求把我哥哥的屍首運回家去，他們說：『等到明年春天再去吧。』』

『你同意嗎？』我問他。

『不同意又怎麼樣？』他說：『我們只能夠以長官的意見當作自己的意見的。當時我回答他，說：『是，官長，這樣也很好。』誰知道到了春天又怎麼樣？』

『一個團長犧牲應該有十萬塊錢撫恤費。』他繼續說着：『我們家裏也領了撫恤表了，但錢一直沒有發下來。其實撫恤費光是說說吧了，誰也領不到的。要填表，要登記，要那個證明，要這個蓋章，

多續麻煩，就算上面真的發下來，至少也要一年以上的時間。如果是有錢人家，不要也就算了，貧苦人家這一年之內怎能過活呢？」停了一會，他接着說：『現在我家裏還有我的母親，嫂子，一個弟弟和一個小妹妹，兩個大一點的妹妹已經出嫁了——家裏那麼多人，生活是很困難的。』

我問他爲什麼會到二六〇團當輸送連的連長。

他說：『過去我曾當過代理連長、副連長等職。在長春的時候，因爲不能很快的運我哥哥的屍體回去，他們就派我到輸送連。我想：去就去吧，混一個時期再說，不管怎樣，到了明年春天我還是要回家。但剛剛到了春天，我就被你們俘虜了，我想這一次一定可以回家了，可以嗎？』

他提出的是這一個要求，他說他曾經看過我軍的傳單，他也曾聽說過被我軍俘虜後放回去的人很多，他是了解我軍的俘虜政策的。

我很懷疑：對一個犧牲了的團長還如此無情的國民黨，對這樣一個被俘後放回去的連長，又將怎樣處理呢？

## 王樹民揭發蔣消滅異己

昔西南戰役放下武器之蔣軍六七旅參謀長王樹民，揭發蔣介石消滅異己的陰謀稱：『六七旅于去

年夏才由原西北軍孫連仲之三十一師和蔣嫡系羅卓英部之六十七師合編而成。此次黃釗指揮五個旅向蒲縣、大寧前進，當他發覺已陷入八路軍包圍時，便親率嫡系連夜從汾陽逃出百餘里，才令我們撤退，迫電求援無效，遂被消滅。」王氏係河北人，現年三十五歲，歷任五十九軍及孫連仲部參謀。他想起西北軍痛苦的處境時說：『孫連仲部有兩個軍四個師及一獨立旅，共十八個團，抗戰時間總是擺在最前綫，不給補充。日本投降時，僅剩下一個軍、三個師、九個團。夫夏整編爲一師、三個旅、五個團，去秋在胡宗南指揮下，全部進攻晉西南解放區時，把我們放在最危急的地點，又不給援助，損失殆盡。反觀胡宗南部，八年抗戰中從未打過仗，抗戰初僅有一個軍三個師，整編後有二十多個旅，都是裝備最好的。雜牌軍的命運就是這樣悲慘。』閻軍晉西總指揮部參謀長胡芳珍少將說：『我們在作戰危急時，曾六次電請黃釗派兵援助，他却按兵不動。在他們（指蔣介石等）的心中，我們打掉八路军或八路军打掉我們總歸都是一樣！』

## 蔣軍完全處於被動

記城子街被俘蔣軍團長曾琪談話

城子街戰鬥，新一軍三十師八十九團遭受了全部被殲的命運，團長曾琪也在這時候放下了武器。

這位曾琪團長，在放下武器之初，還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換了一套士兵衣服，改名叫王順甫，隱藏在被俘的士兵中間，問起他的職務，他說是某連連部的文書。但是他的言論行動畢竟和別人不同，終究露出了馬脚，被我們清查出來，

我會見他是在一間普通的民房裏，屋內火爐燒得很暖。他剛理過髮，正坐在靠窗的一張椅子上看書，互相打過招呼之後，我們就開始談起話來。

開頭我請他講一講這次戰鬥的經過，他點了點頭，就從戰鬥之前開始講起：

「我這個團原駐上河灣，這次戰鬥前十多天，才到城子街去佈防，上面給的任務是機動防守。

「二十號以前，你們民主聯軍和我們雖然有些小接觸，但都沒有正式打起來，當時估計你們不會有什麼企圖，二十一號忽然接到報告，說城子街兩側情況變化，我就想到你們可能有積極的行動，立即派了四個連分到兩側去抵擋，控制兩側的制高點，以便必要時掩護退却。不料你們兩側的部隊，却向後稍退了一步，又繞個灣子圍攏來，我們派出去的四個連均被包圍。更沒想到你們在這樣短的時間裏，就集中了這樣大的兵力，一層又一層的從兩側包圍了城子街。這時，主要的交通綫已被你們控制，只剩下一條大車路了。我看到情況不好，便決定撤出城子街。二十二號早晨，我在正面留下少數部隊掩護，其餘全面由那條大車路向南撤退，這條路積雪甚深，大車很難通過。我們的輜重車和重武器走在前面，剛走出城子街不遠，忽然一聲信號，你們的部隊從四面八方圍上來，把我們堵住，我們的

一架電台、兩門山炮和大部份砲彈都被你們繳去了。原來你們兩側的部隊已經銜接起來，僅剩下的這條大車路也被截斷了。不得已我們又退回到城子街，城子街正面的據點又被你們佔領。城子街已被你們層層包圍，並且完全暴露在你們的砲火之下了。

『這時我想：突圍呢，根本不可能，即使拚命突出去，也剩不了幾個人。固守待援吧，四門山砲只剩了兩門，其中還有一門不能打，砲彈也只剩一百多發。我趕快打電報到師部請示，要求師部派兵增援，空投彈藥。師部雖然回電答應了，但却始終沒有聽到援兵的消息。飛機倒是來了，可是來的太遲，直到二十三號下午才來。這時候我們的陣地已縮得很小，飛機投擲的技術也實在太差，離地幾千公尺就往下投。降落傘一飄一飄，都飄到你們陣地上去了，雖說我們也多少接到一些砲彈，但是到這時候，砲彈能有什麼用呢？』說到這裏，他也不由得發笑了。接着又說：

『從下午四點鐘以後，幾乎完全是你們的槍聲，我們已經沒有法子抵抗了。飛機上還投下通訊筒要我們突圍，天曉得！這個時候還怎麼突圍呢？再打下去，也只有增加傷亡，毫無意義。所以到下午七點鐘，我們就放下了武器。』

『據你看來，你們這次失敗的主要原因在那裏？』

會琪親身遭受了這次殲滅性的打擊，對於失敗的原因，他曾經想了又想。當我提出這個問題時，他着重的說：

『誰掌握了主動，誰就能夠勝利。這次戰鬥你們完全是主動的。因為你們的後方沒有顧慮，能夠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起來，消滅一點。兵力的使用也機動靈活，說分散馬上分散，說集結馬上集結；部隊行動的迅速、祕密，更是「迅雷不及掩耳」，一個夜晚行軍一百幾十華里，我們是根本想不到的。』

『我們却完全處於被動。我們的兵力不足，又太分散。所佔的都是點綫，還得處處分兵防守，這裏擺一點，那裏擺一點，兵力就無法集中，無法機動。就說我們三十師吧，一個團在長春，一個團在九台，我這個團還是在上河灣、沐石河、朝陽屯、岔路口和城子街一帶流動防禦，這次被包圍，師部也抽不出兵力來增援。所以到處是漏洞，到處都挨打，現在在東北的五個軍，那一個軍沒有挨打？那一個軍沒受損失？！』

當談到蔣軍兵員補充的問題時，曾團長表示非常憤慨，他說：

『杜聿明在東北編了幾十個保安團，花了很大一筆經費，但是一點用處也沒有。據說他打算把在東北的每個師編三個旅，一個旅兩個團，所以補充部隊的時候，把那些補充團、保安團都留着不動，却把剛徵來的新兵補充到部隊裏來。部隊天天行軍作戰，從來沒有集結訓練過一天，你看這樣的新兵怎麼能夠打仗呢？至於說到辦兵役的人，強抓硬拉，保甲長貪污舞弊，販賣壯丁，更弄得烏煙瘴氣。所以新兵個個都想回家，沒有一個願意打仗的。』

『老兵願意打仗嗎？』我問。

「老兵也是不願意打仗。大家都覺得：和日本鬼子打了幾年都沒打死，在內戰中被打死太不值得了，前年毛主席到重慶去談判，部隊裏張燈結彩，慶祝和平。去年一月下停戰令時，大家也是歡欣鼓舞，興高采烈。實在對內戰早就厭倦了，所以都希望趕快和平。但這些高興都被蔣介石的內戰完全驅散了。」

話題轉到我軍的俘虜政策時，曾團長說：

「上次你們俘虜的一一三團、一五〇團的士兵，放回去以後，他們就互相傳說：這邊優待俘虜，對他們招待得很好，願意回家的釋放回家，還發給路費。對那邊弟兄們影響很大。因為這並不是宣傳什麼「主義」，完全是事實，弟兄們怎麼能不相信呢！這次我放下武器來到解放區，也親身體驗到了。」

最後，曾團長也談到他個人的感想：

「我對內戰已經十分厭倦了，全國的民心現在都要求和平。我今年四十二歲，已經到了退伍的年齡，也會向上級要求過要退伍，可是上級沒有答覆。現在我只希望全國早日和平，做一個清白的老百姓，再不願替賣國賊蔣介石殘殺自己的同胞了！」

## 訪問鄒麟副師長

六月十七日上午，記者會見了此次昌圖殲滅戰中放下武器的蔣軍七十一軍九十二師少將副師長鄒麟，他昨天到達哈爾濱，被俘已經整整半個月了。

鄒麟副師長係黃埔四期生，今年四十八歲，身着深灰色軍裝，剛洗過澡，鬍子刮的淨光，精神很好，一見面就這樣告訴記者：『在前方有兩位記者要同我談話，我都沒有談，我說我頭疼，實際上是我不願意談。』我問他：『現在爲什麼願談了呢？』他說：『一個軍人被俘起初總免不了難過，過了十幾天也就想開了，這邊的幹部都對我很好的，這是我想不到的。』言下流露了感激之情。

談到被俘經過時，他說：『我們從懷德敗退以後，都以爲你們（指民主聯軍）一定要攻打長春和四平了，誰也沒有料想到你們會越過四平來打昌圖，當時我這一師人在懷德損失了大部，剩下一點還沒有整理，砲兵已完全丟光了，可是上級命令一定要死守昌圖。六月一日夜間你們向昌圖攻擊，砲兵的威力是很厲害的，五千多尺的工事被打垮了一千多尺，工事全被燬，電話全不通了，夜兩點的時候我們在東面突圍，不成功，我就鑽了一個空同一個傳令兵跑了出來，到一家老百姓家裏找了一件藍棉襖和一條藍夾褲穿上，又繼續走，直到當天下午兩點才被你們的哨兵查問出來。』我問他：『當時的

心情怎樣？」他說：『當時的心情是萬念俱灰，頹喪已達極點，也不知道想什麼好，同傳令兵一同走了十幾個鐘頭連一句話也沒有說，走路也不知道向那裏走好。總之一句話，就是垂頭喪氣。』

他對於杜聿明這位『長官』的指揮抱着極大的輕視與不滿，他說：『當你們圍攻懷德城的時候，誰都能够了解並不是爲了攻城而是爲了打援，可是長官部却偏偏要用三個師來增援，而且不能配合動作（這時他用一個火柴盒代表懷德城，一支鋼筆代表新一軍五十師山長春增援，一把剪刀代表八十八師由四平方向增援，一張名片代表他們的九十一師山公主嶺增援），但是由於兩翼受阻，九十一師在離懷德城二十里的地方就被包圍了。八十八師被殲滅後，我們這一師突圍時完全混亂，被殲了一大半，最後又叫我們死守昌圖，昌圖是一個盆地，我們的隊伍又沒有整頓好，可是長官部不管這些，就是叫死守！那有什麼辦法呢？』停了好大一會他改變了口氣說：『你們就不是這樣，指揮非常靈活，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目的是消滅對方的軍事力量，你們這種辦法是對的，所以現在弄得我們到處被動，到處挨打。』

『你對於國民黨這樣多的高級軍官被俘的看法如何？』

他對這個問題起初感到有些難堪，但接着就很自然的說：『老是成師成團的被殲滅，當然被俘的軍官就很多。』

『你對目前東北戰局的看法如何？』

『我看如果那邊（指國民黨軍隊）不能大量增兵把損失的部隊補充起來，中央在東北就立不住脚啦。』



5961



07
45